

在艾青诗歌馆读到的诗歌精神

□ 小语

在中国研习和写诗,如果了解艾青,可能就不算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或诗歌爱好者。《大堰河——我的保姆》蜚声海内外,那“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等,都出自艾青,他是“人民诗人”的代表。

艾青的诗歌经典与人生曲折故事在现当代诗歌里程碑上,厚重又精彩,其作品在文化界有着塔尖式的分量,尤其在诗歌界。有诗人相约同行新疆,当然要去首家以诗人名字命名的诗歌馆。于是,改变导游规划的路线,在石河子留宿一晚,静下心来好好读艾青,读艾青诗歌馆。

深秋的北疆偶有雪山封路,我们正好完美错过了“独库公路”。这是一条通车不久的网红公路,我秉承“逢俏不赶”观点,前人说过,平实的路才属于自己。

从伊犁出发到石河子550公里左右,导游说:“如果走独库公路的话距离差不多,但不走回头路,领略的风景也会不同。当然,返程路上又要欣赏赛里木湖。”沿G30连霍高速前行,沿途的桥梁险峻与天山峡谷、草原、雪山都被甩在身后。我们预约了艾青诗歌馆的参观时间,要趁下班前赶到石河子。

艾青是我心中最崇敬的写长诗的诗人。1933年春天,他在监狱里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我人生读到印象最深的长诗。尽管学生时代对诗歌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刻,但我们无数次朗诵那首诗的场景历历在目。我清晰记得从小学、中学到我参军考上军校,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有诗歌朗诵,而朗诵最多的就是艾青先生的那首长诗。

也正是在艾青先生的感召下,我一直致力于长诗的创作与研习。近十五年来,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行走、创作,已公开出版了三十首长诗(含合集),近15万字,其中,近两万字“三线”主题长诗《飞天》《逐梦》(热血)都已出版,被好朋友们誉为“三线”三部曲。所以,此行有拜谒先贤之意。

读诗坛泰斗艾青得先从他“来路”开始。艾青先生是1959年底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0年正式到了农八师驻地石河子市。来时,他就是著名的诗人,他1933年写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让人荡气回肠,1938年写下的《我爱这土地》家喻户晓,抒发了他深沉而真挚的爱国情感。

独步诗歌馆,我最想知道的是早已声名鹊起的大诗人艾青如何在西域生活和创作。

艾青与王震将军的故事无人不知。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艾青曾带领文艺工作团到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时王震是旅长,“花篮的花儿香”就是在那时一举成名的。据说王震结婚时,艾青还赠诗一首。直到1957年艾青被打成右派,王震也时常关注着这位诗人,将军把艾青介绍到北大荒,艾青被安排在一个林场当副场长。1960年秋天,艾青携夫人高瑛及子女来到石河子的农八师,主要任务就一个:创作。

在诗歌馆,我的目光久久停驻,最想聆听一位大诗人与土地亲吻的声音。惊宇兄介绍说,艾老在新疆像一台播种机,在石河子撒下了诗歌的种子。

诗人九死一生,战斗不息,艾青像一团火焰。他用诗歌赞美光明。正如我在给我的诗歌启蒙老师李发模写的一篇诗评时用的那句“不是优秀的诗人都要死过无数次才获重生”。艾老坚持着用诗歌之血气延续大爱生命。面对黑暗的监狱他写诗,憧憬幸福的爱情他写诗,行走辽阔的疆域他写诗,再次被打倒时他写诗,迎战艰辛与病痛他写诗,回忆过去悲喜他写诗。直到1975年才被批准回北京治疗眼疾,结束他在石河子长达15年的生活经历,而坚持诗歌创作和“对诗言志”的诗歌精神坚守是后人评价他的最崇高价值符号。

人生有多少个15年?尽管如此,诗人的豁达与心胸让他面对生活时总是美好。石河子给了艾青无数的苦乐与艰辛,艾青却对那里有着深深的眷恋,他用诗歌表达着对石河子的爱——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座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与同行诗人、惊宇兄一起高声朗诵。我们想听艾青先生听见。

诗歌馆以艾青的诗歌作品和精神展陈为主。惊宇兄却隆重地给我们介绍了艾老的小说。

艾老到新疆后被军垦战士的精神深深感动,他想写一种精神,一种白手起家、与天奋斗的革命精神。经过五年的辛勤努力,艾青第一次用小小说体裁写下了长达45万字的《莫索湾》。长篇小说如史诗般记录了一代军垦人的生活史。后来,艾老又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加工整理,正式定名为《绿洲笔记》。直到1984年才在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部诗歌老人用心血写下的鸿篇巨作,是他献给祖国西北边陲的壮丽史诗,更是对军垦开拓者的热情赞歌。

那天,我们很晚才离开艾青诗歌馆。离开时,惊宇兄执意要我留下了几句诗,恭敬不如从命,我提笔献丑,写了几句在诗歌馆读到艾青先生的感受——

太阳一直落不下去/太阳孤独/太阳落进了一朵绿云里/也许辽阔戈壁的云/温柔/方容得下一位诗歌老人的笔尖。

■ 杨杰,笔名小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其主旋律“长诗三部曲”《没有退路是路》《决战贫困》《大道出黔》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三线”主题长诗《热血》获第九届中国长诗奖。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作家罗松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皇皇55万字,恣肆汪洋,展示宏阔的历史气度。

历史,是一个充满魅力,值得回望的领域。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在深底,并且不确定地闪烁。”罗松具有相当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深处寻寻觅觅,持久叩问,在繁复的历史素材中,寻求历史人物丰富的故事,寻求关乎历史主义和情感的坚持,使他的小说具有历史的深度和情感的厚度,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修养和人文抱负。

《永康堡》以“在地化”视角,书写清末民初贵州西南兴义系军阀的历史,围绕“永康堡”刘氏家族故居这一象征性空间,串联起地方军政变迁与家族命运沉浮,成为贵州近代重要文学叙事、军阀与家族传奇的历史镜像,填补了清末民初兴义地区重大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

读者从小说中看到,刘氏家族崛起始于咸丰末年,逐渐建立起覆盖黔江八属的地方武装。他也重视文化教育,创设培文局,重建笔山书院,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为刘氏家族崛起奠定根基。

辛亥革命后,刘显世依附云南军阀唐继尧,率军攻入贵阳,成为贵州军政府要员。随后,“兴义系”军阀集团通过刘显世、王文华与何应钦的权力争夺,逐步控制贵州军政大权。

小说通过刘氏家族的命运,折射出“兴义系”军阀集团的兴衰历程,展现了地方军阀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挣扎与崩溃。

小说的文学与历史价值,在于地域文学的典型性,家族传奇的反思性,以及突出的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艺术性,而所有这一切艺术效果,都与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让历史斑驳的现场鲜活呈现有极大关系。

所谓鲜活的现场感,就是描绘浓厚的历史人间烟火,读者仿佛置身于时光隧道中漫游,广袤的大山间的众声喧哗,寨门口拐角处的隐秘情境,古老的城垣,小河的哗哗流水声,人们在山间、在四季中劳作,默默感受着白昼和黄昏,当朝霞穿透树叶的缝隙,总有人身影闪现在原初的清晨。

罗松别开生面,角度新颖,以一种现场叙事的方式,对黔西南清末民初的故事进行主流和非主流观察,“兴义系”被主流历史忽略、遮蔽,他抓住了,并作现场化、艺术化处理,给我们带来富有画面感的叙事,让我们仿佛回到当时历史之现场。他深入历史的肌理,提醒读者不只从宏观角度去观望,更要学会从历史支流中凝视。

小说流于大量官方资料、地方文献、族谱和口述史料,去伪存真,由表及里进行艰苦而繁重的创作,历史背景真实(如“兴义系”军阀的崛起、护国战争、军阀内斗),情节跌宕起伏(如家族内斗、权力争夺),笔法娴熟,体现了作家的史识与文学叙事能力。对刘显世的评价“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直接点出其历史局限性;对王文华的描写为避“弑舅”恶名,故意赴上海遥控指挥行动,则展现人物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对性格充满矛盾的袁祖铭的刻画鞭辟入里,既写他治军严苛,极具威望,也写他是政治上的“墙头草”,生活上的种种奢靡,活脱脱一个多面人。书中,每一个情节都有出处。但不是原文照录,是基于文本,做一个氛围的想象,给它描绘一些背景色。目标是“求活”,让读者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并不冰冷,它们可以借助我们共同的想象在脑海中复活。这种历史书写方式,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罗松笔下何应钦的第一次出场与永康堡建成,巧妙糅合。他写道:



沐浴着冬日暖阳,站在观音岩口,放眼川黔两省,一条河从层峦叠翠中婉转铺陈,又曲折折向东而去,如一湾玉带,盘绕着青山。这就是为清池送来盐带走茶的赤水河。那高耸入云的观音岩,轻将一掬水,俯瞰着盐茶古道的前世与今生。

踩着鹅卵石,平生第一次紧挨赤水河,不

历史斑驳现场的鲜活呈现

——读罗松的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有感

□ 卢惠龙



壮汉抬起头,妇人来路的方向隐约传来铃响。壮汉盯着石板道,一会儿,一位牵马年轻人身影转出来。年轻人身后跟了五六匹驮马,排成一行,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一串脆响。

“何老爷,去黄草坝织布啊?”来人行到近前,看得清楚。壮汉站起身,向队中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着对襟绸衫的乡绅问好。

步行的乡绅脸上露出客气的轻笑,还未出声,侧身坐在他身后驮马上的十三四岁少年人开口问道:“八爷,这回,打得起了吗?”

“哟,三少爷也要进城。”壮汉扭头看向少年,呵呵一笑,“路可不近呢!”何乡绅此时走到壮汉身边,停下脚步,笑了起来,“进城去出些布。另外,下五屯永康堡的忠义祠重新建好,刘三太太带来帖子,得去贺喜,这不,应趁这小子非要跟了去看热闹。”

何乡绅一脸得意,可见刘三太太的帖子分量之重。

“就是去玩一趟。”壮壮实实在略带憨厚的少年何应钦答道,不忘提句:“八爷,回来以后,等你来打完,哪天来找我,可得带我去攀山啊!”

“好!”邓八朗声答应。何乡绅抱拳哈哈一声,率了马队往三岔路口左边一条道行去。

这种“在地化”的生动语言,犹如纪实文学,读起来轻松、有趣,很有味道,很有现场感。

罗松追求画面感,努力把叙事者放进历史事件中去。在后面的叙述中,他让各类人物——到场,这些人涵盖家族核心成员、军政要员、文人墨客及普通乡绅,构成了一幅鲜活的近代贵州军阀群像。

历史是由个人生命来表述的,历史记忆深处必定是生命的痕迹。百年以来,金戈铁马,残台断瓦等,都藏着故事。

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足以颠覆人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判断。该书从“兴

义系”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晚清灭亡和辛亥革命的情形。其中的历史细节,残酷血腥、荒诞绝伦,令人瞠目结舌、唏嘘不已。翻开本书,作者条分缕析、娓娓道出清末民初国运急转直下的政治必然。

罗松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人文的自信、从容。他丰盈的内心,足以支撑、应对外界的汹涌的潮流,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录人间曾经的故事,显示了人文、思想的重量,形成一片精神的栖息之地。

贵州的底色,似乎就是在绵绵细雨中总有人坚持着忧郁的思考。罗松就在那里,崛起于西南一隅。

此刻,处于冬天的飞雪中,极目远眺黔西南,恍然见罗松,立于绵绵山雨之中,透过层层青雾,与世界另一隅的历史人物喃喃对话。这边厢和风细雨,地球的另一端则可能是大雪纷飞,或者是雷电轰鸣。天南地北,时序春秋,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罗松身陷其中,他似与何应钦把盏:你在昆明茶楼刘显世子侄收买的刺客行刺,身中两枪竟未致命?他与刘显世推盘:永康堡何能抵御当年游勇、土匪的袭击?他与袁祖铭品茶:你手下营长范进先擅自砍断浮桥,何以当场枪决?

跨古今,越山川,长须白发,官服长袍,左衽右衽,西装革履,破车上的华之伯,怕老婆的周农风、马背上的唐继尧,概莫如是……

罗松的55万枚汉语方块字,凝结了历史,壮大了文学。

■ 卢惠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不设防的爱》、散文集《卢惠龙散文选》《守望书城》《独自凭栏》《乡村笔记》等著作16部。



古道茶飘香

□ 卢琼

论……热心的当地人给我讲茶与盐的故事:公元前135年,汉中将唐蒙在鱼塘河畔购买了清池茶上贡,汉武帝品尝后大加赞誉;明朝洪武年间,奢香夫人开辟了清池到四川的古驿道,往来商人把清池茶运往四川、南京等地出售。一时间,清池的盐茶古道商旅往来频繁,四方商贾聚清池,造就了清池的江西会馆、四川会馆、湖北会馆、贵州会馆等多家会馆。而江西会馆则是如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会馆,列于多家会馆之首,当年商贾云集,除从事食盐和茶叶交易外,还是重要的茶文化传播场所。

夕阳西下,曾经的川盐古道和渡口旁长满荒草,赤水河依然不急不躁地流淌。清水塘望着蓝天,鱼塘映照着白云,那远去马匹和青衫的汉子消失在古道尽头。回首处,“川黔义渡”眺望着筑茶高速,那是“清池翠片”的诗与远方,清池茶香伴着古道延伸向美好的明天。

■ 卢琼,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华都市报》等。



码头(外一首)

□ 吴全香

码头

除了聆听一段柳江的哨声
路过前人留下的青石板
我什么也留不住

站在历史岸边
我是迟到的观众

在码头,比告别更古老的
是放排人的脚步

徜徉在岁月的长河里,流逝
是它疼痛的一部分
时光拍打石岸
在洗衣妇人面前
掀起少女的满腹心事

这远道而来的风,在石阶上
反复翻阅一座码头的前世今生

今夜
一条船,或一座碑
都是载着时间的行人
在山与水的转动间
衍生一段生命的喷张
流入一个闭塞的简史里

一群渔民,试图在打捞
沉底的过往碎片
江岸上,一摆等待春天的榕树
仍在码头为谁守候

加榜梯田

春天,在知了睡醒的清晨
如期而至,雨
向天边借来一抹彩虹,洒落在
波光粼粼的心田上

秋天被扶上枝头的时候,田埂
开始流露一段往事
远逝的风,催促一树落叶
将杜鹃的挽歌
不断拉长

忙碌的“编织娘”
仍在稻田里,编织
别离的惆怅

只有稻穗不慌不忙,在青涩与成熟间
怀揣心事,暗揣忧伤
稻浪摇曳一片晚霞
为它披上金光,让它成为月亮山上
最美的新娘

芦笙随它高歌
鼓藏伴它起舞
夜幕下,一块岩石仍缄口不言
任旅人匆匆
任春去秋来,翻阅
加榜梯田
无字的流年

■ 吴全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今日兴义》《杉乡文学》等。